



听说，
这里的树有石化情怀

无论是绿色的生命之树
还是根植于心的“梦想之树”
父辈人找油的故事
都被它们写进年轮……

江汉的水杉

严岛影

你是北极圈里的那粒冰砾
你是沧海桑田后的那枚舍利
你是博物馆里冰冷的化石
你是亿年后散不去的那片绿荫
水杉江汉的水杉
有着强大的基因
植物界里唯一幸存的活化石

我们把绿色举向高空
无意跟白云争宠
我们只是把生长的高度
伸向鸟群
茂密的生态可以高高在上

我们的平原海拔不高
我们就植下高大和挺拔
我们纬度偏南雪花不来
就让水杉的额头一绺白鹭
我们的平原很大
就把水杉种成热土
我们的夏天很热
就把林子种成阴凉
让鸟儿兜着圈子刷清脆的流量

我们套种开满油花的采油树
我们的植被就绿得流油

信号树

魏利民

大漠苍凉，风舞鸣沙
我的思念盘根错节
一直蔓延到沙漠深处

脚印深深浅浅
铭刻进这粗粝的表面
不着调的歌谣在烈日之下
嘶哑着现代石油的情话

我气喘吁吁奔向你
仰望苍龙腾越，虬蟠狂飞
我征服了千山万水
却被你征服
偎依着你，安静地享受
被白毛风席卷而去的时光

我终将出发，告别你
塑造成一棵流动的胡杨
如此沉默，如此坚强
在找寻希望的路上
信号满格

长相伴

李新生

操作室前，有一排大树
比操作室的年龄要长些

三十年前
洛阳石化建厂时
这树，就在土地上
建厂的工人们
留下了，这树

一群操作工，一排树
相互陪伴
成就一段老交情
在时间里，大事小事
都写进了年轮

人来人往
如今
第二代操作工
抚摸着老树
抚摸到了他父辈的故事



黄河岸边的春天 王东亮 摄



那时春意正浓

惊艳

草木枯荣，季节更替，春日里感慨岁月流转之时，却发现有些事情一直在心里扎根，便始终长青，从未忘记。

2004年春天，我从一名幼儿园教师转岗到洛阳石化新建生产装置工作。肩负开工重任，大伙儿铆足了劲儿学习，周小考、月大考，满分者比比皆是。他们身上的那股拼劲儿，让我对一线工人有了最初的印象——能吃苦、善学习、勇担当。

第二年春天，装置进入开工倒计时，成立4个运行班组，我和一名年长的女师傅分在了一个班。师傅叫郝秀芬，43岁，我和她一起负责公用工程调试。对于我这个生产岗位经历为零的人来说，理论考试还行，

一到实际操作，真是捉襟见肘，听不出设备杂音、闻不出异味、摸不出温度……对于这些，师傅却是轻车熟路，游刃有余。三台空压机，除了轰轰隆隆的噪声，我听不出任何异样。而她一听，就知道哪台风叶有毛病，哪台电机有杂音。叫钳工来看，毫厘不差。对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她笑呵呵地说：“这不难，都是上班20年练出的看家本事。”

公用工程较生产线提前开车投用，我们进入倒班模式。记得第一个夜班，她带了水果和饼干，我每次有了困意，她就给我吃一块水果或饼干。巡检时间到了，我跟在她身后，春意正浓的夜晚，微风习习，装置路边绽放的樱花，香气扑鼻。我问她：“姐，你咋不困呢？”她轻描淡写道：“说不困是假，倒了快20年的

班，只是习惯了。”

正是从那一刻起，我读懂了倒班工人，他们伴随机泵轰鸣，弹奏青春芳华。日复一日，走在装置巡检的路上，迎来黎明，送走晚霞，青丝变成白发，怎一个“辛苦”了得？

不久后，我调到了新岗位，从事宣传工作。在那些日子里，我接触到了更多基层员工，听他们讲一线故事。一名女工为了维护进料泵，坚持在春寒料峭的夜晚，冒雨坚守装置现场。在她眼里，高分贝的机器运行声，都可以忽略不计，及时发现异常，保证机泵安稳运行，是她最美的心愿。一个人职两年的青工，检修中，主动请缨参加U形管线清理任务。要钻进直径不足50厘米的管线内作业，不是件简单之事，他却以自己“年轻体瘦”为由，成为进管

线次数最多、时间最长的那个人。一名女工程师，为了研发软件，3个多月的双休日全在办公室度过……我被感动的同时，更感受到一种向上的力量。

我行走在每一个石化人之间，记录他们平凡却不平庸的故事。他们来自不同岗位，却有惊人的共性，都认为自己就是一名普通的石化人，做好工作是本职，没什么可讲可写的。

日子伴随键盘的敲击过得飞快，许多与工作相关的美好记忆，留在年轮里。最难忘的还是那个春意正浓的倒班夜，郝秀芬师傅为我打开了写基层故事的一扇门。用心倾听一线员工的故事，虽平凡普通，却宛若这充满希冀的春天，让人感受到拔节生长的力量。



书写峥嵘岁月

王永德

1988年9月，我技校毕业后，被分配到胜利油田孤岛采油厂成了一名采油工人。那时的孤岛是一个芦苇丛生、兔獾出没、人迹罕见的大荒原。我每天的轨迹就是上班会战、下班睡觉，生活单调、艰苦。

我索性把闲暇的时光用在读书上。队长见我用功，便将我叫到办公室，给了我一支崭新的钢笔和一摞稿纸，要我把生产中的好人好事写一写。虽是一支笔和一摞稿纸，却让队上的其他同事羡慕不已。因为那时队上人多，稿纸有限，队长是不会“大方”给予的。一支笔和一摞稿纸，促使我与文字结下了深厚的情缘。

那时，我每天上班巡线、上产会战、学业务、练技术……任务一个接一个，一天下来累得浑身散了架一般，但只要有空，我就拿起笔写新闻稿。写石油人“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冲天干劲；写“晴天一身油汗，雨天一身泥土”的奋斗激情。每看到自己的稿件刊登在报纸上，为身边的人加油鼓劲儿，我也有了无穷的力量——为油执笔，为油高歌，每天都有写不完的精彩故事。

那时，3人住一间简易的平房宿舍，房内除床铺外，什么也没有，条件很差。夏天热了，用报纸扇一扇；冬天冷了，就钻进被窝取暖。我克服一切困难，一有新闻线索，就趴在床上不停地写。到了1990年秋，随着采油队住宿条件的改善，队上单独给了一张书桌，让我写稿件用。那时我写稿总是一式两份，上面写，底下垫上复写纸，留下底稿。

30多年过去了，当年留下的复写稿件我都没丢弃，因为那里有一段段融入骨血、深入骨髓的石油记忆。看到箱子内一摞一摞的“老古董”，作为油三代的儿子怎么也想象不出老一代石油人的工作生活环境竟是如此艰苦。但就是在那样的环境里，石油人始终坚守“我为祖国献石油”的初心，顽强拼搏，在曾经的大荒原上建起了一座现代化石油工业基地。

忆往昔，看今朝！曾经荒凉的孤岛滩已变成繁华的石油城，曾经简陋的干打垒早已变身一座座高楼大厦，先进的无纸化办公替代了墨笔纸的时代，但我一直在努力奔跑，笔耕不辍。

因为我从会战岁月走来，见证了一代又一代的石油人撸起袖子加油干的蓬勃力量，他们也将将在时代旋律中续写胜利发展的精彩篇章！

风沙口上的石油小城

高建荣

我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叫兰考北关石油基地，位于豫东平原兰考县城北，是一座有着40年历史的石油小城。

20世纪80年代初，为加快东濮凹陷黄河南勘探开发步伐，来自全国5大油田28家单位1100名职工响应国家号召，在焦裕禄命名的兰考县“一号风沙口”安营扎寨，拉开了“地下找油、地上建家园”的序幕。

我父亲作为参加会战的钻井工人，带领我们全家由陕北农村老家搬迁到这座石油小城。刚到这里时，高大的围墙内到处都是建筑工地，盖楼、植树、修路同步进行。基地内许多石油工厂正在修建，街道两侧墙壁上到处粉刷着关于“前方找油找气、后方建设美丽家园”的标语口号，让我感到既新鲜又激动。

安置我们的家属区，由一片简易木板房和老式野营房组成。篱笆围墙，青竹搭建的遮阳棚，缠绕在篱笆上的蔓藤挂满了丝瓜，院子里偶尔还有几只散养的小家禽。傍晚工闲时，大人们在遮阳棚下三三两两围坐一团，摇扇喝茶、下棋聊天，享受着各自的美好生活。

2022年春节，弟弟们回到这座石油小城和父母团聚，谈起当年篱笆墙上的那首小诗，小弟依然能够全文背诵，神态动容而深刻，令人动容。

20世纪80年代末，基地又一批住宅楼竣工，父亲作为勘探会战钻井一线职工，分得一套53平方米的两居室住房，我们一家五口由简易木板房搬入了楼房，生活条件大为改善。1993年，我初中毕业时，石油基地常住人口已经达到12000多人。基地院内楼房林立、道路宽敞、绿树成荫，生活设施一应俱全，职工及家属经过连续12年的艰苦奋斗，把这里变成了保障前线勘探开发“最稳固的大后方”。

之后，为提高钻井主业单位创效能力，基地历经“小而全”解体、重组、剥离等专业化改革，大部分厂站单位搬离基地，院内居民逐渐减少，常住人口中大部分为离退休老职工和社区服务单位职工。

2013年，因母亲病情加重、上

下楼困难，父亲在基地内更换了一套82平方米的平房。搬家时母亲泪水涟涟，在搬空的老房子里扫了又扫，擦了又擦，“故土难舍啊！”母

亲喃喃自语。是啊，异地他乡居住了25年的家，虽然仅有53平方米，却承载了一家人全部的喜怒哀乐，成为我们心中最难忘的“故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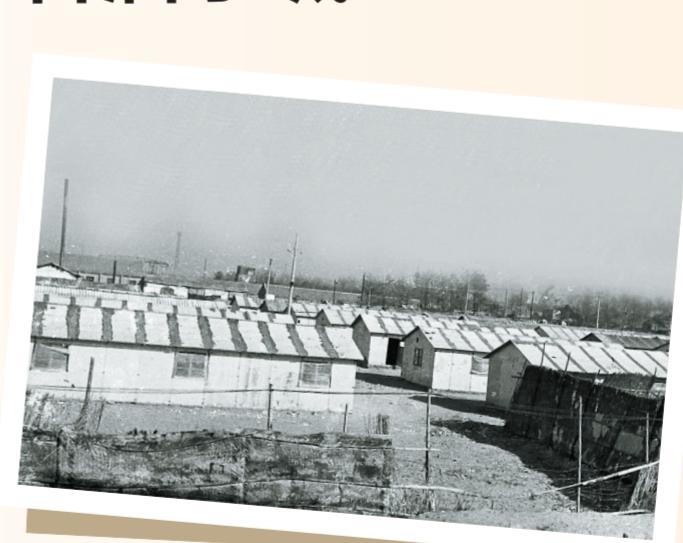
如今，偶尔漫步在基地院内，每一栋居民楼前，老石油人就像年轻时专注于“前方找油找气”一样，精心呵护着自家门前的花花草草，享受着各自的美好生活。

2022年春节，弟弟们回到这座

石油小城和父母团聚，谈起当年

篱笆墙上的那首小诗，小弟依然

能够全文背诵，神态动容而深刻，令



上世纪80年代初的基地家属区



石油基地现状

